



▲ 2003年《安庆日报》报纸版面



去基层，在二十一个春天里



▲ 2023年《安庆晚报》报纸版面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去基层，在每一个春天。
这个约定，安庆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践行了21年。
2003年，“本报记者从3月10日起分批前往八县（市）一郊农村采访”，“新春新闻拉力赛”正式开启。
2023年4月，安庆新闻传媒中心本年度“新春记者行”落下帷幕，近60名记者，从七县三区带回近300篇稿件，见诸报纸、广播、电视。
过去的21个春天里，新春记者行参与记者近500人次，共采写稿件2200余条。



3月15日，宜秀区杨桥镇鲍冲湖村120亩桃花竞相绽放，满园盛开的桃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踏春赏花。近年来，当地推动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资料图片）



3月11日，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盛开的油菜花，金黄一片，花香四溢，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赏花踏青。（资料图片）

为了这个约定，那一年，
他骑着摩托进山，将方格纸铺陈大地。

2003年是徐勇进当摄影记者的第17年，也是他骑摩托下乡进山的第11年。
1992年，他花了一万多元钱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跨骑摩托车。“那时候流行轻骑木兰，但是动力小、里程短，下不了乡、进不了山。”有了那辆摩托之后，他就背着相机在8县一郊频繁跑动，“交通不便利的时候，骑摩托去过所有的县，包括宿松、岳西、太湖，一个月20多天都在外面跑，后来交通条件好了，远的地方开车，摩托车就只用来跑短途了。”
直到2019年，54岁的他从记者转岗成为编辑，他的第三辆摩托车才正式退役。
从2003年到2019年，15个春天他都不曾缺席：见证太湖大石乡五胞胎从呱呱坠地到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每个成长节点；在岳西县店前镇记录第一场乡村“春晚”；纪录农民用土地换来“股民证”的笑容；看农民如何蜕变为农村经纪人……
“夜里一两点钟出发，骑车到龙狮桥一户农民家，再跟着他的三轮车去枞阳农户家收菜，凌晨两

点钟再到菜市场，第二天又跟着他去农田……拍摄这名‘经纪人’所有的工作内容。”最终，他以农村经纪人的新闻事例，在报纸上呈现出了一组照片。
下乡上山对徐勇进而言是家常便饭，但对于林国庆这样跑时政新闻的记者却十分难得。2003年，林国庆是《安庆日报》的文字记者，“平常以跑会议、写会议消息为主，去基层的机会并不多。”他笑称那时的自己是“哑巴记者”——只须听、不提问，“到了基层，要跑、要问，要和群众同吃同住，感觉到处都是新鲜事，瞬间就找到了‘记者’的感觉。”
那一年，他深挖怀宁，聚焦城建、农业等领域发回了《怀宁新县城建设思路探寻》《五条产业链 五条来钱路 怀宁农业产业化成为致富新亮点》等深度稿件。那时候电脑还没有完全普及，“文字记者是‘爬格子’，我们用暗房洗照片，急用的稿件得用传真发回单位，找不到传真就用电话口述，照片要急用的话就连夜找车送回胶卷。”徐勇进回忆着，“用信封把胶卷装好，贴个小封条送回，人继续到下个地方采访。”

为了这个约定，那一年，
她乘一叶扁舟入岛，将每一片土地都作练武场。



张渺下基层采访抗洪先进人物事迹。

2010年，是张渺当记者的第14年，也是她下基层的第6个春天。
她和林国庆一样，日常工作也是以时政新闻报道为主，而且作为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她对农村、对山区一直接触不多，“我们都深知基层是新闻的富矿沃土，能出好作品，但是以前交通条件差，自己时间又不自由，一听说能够集中下基层特别开心。”2003启动之年，她因产假在即未能参与，2004年的春天便前往岳西大别山。“真是又兴奋又新奇，我第一次见到深山里的养殖大鲵，第一次看到喝着泉水、吃着中草药的黑猪……”当然，她也第一次因晕车晕到吐胆汁。
“2010年春天，我被安排到迎江区，虽说是城区，我也尽可能的往偏远处找素材，最终锁定了新洲乡新洲村。”那是一个孤岛，她乘着小船，二三十分钟的船程登上小岛，采访完毕返回时却风雨大作，“船像叶子一样在水面打转，船里也进了些水，根本没办法前行，我不会游泳，就死死地抓着船舷，生怕落水，又是初春，冷得不得了。”正瑟瑟发抖之时，“猛然又想到采访本可不能泡水，泡水就没法写稿子了，便又从包里翻出本子揣进怀里，人在本在！”好在，船漂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靠岸了。

连夜，她写出《孤岛植绿》，稿件获得了当年的安庆新闻奖。
二十多个春天里，从2003年记者查啸宏的《桐城一顶大盖帽管住整个城》，到2013年记者张渺的《老峰镇在全市率先探索村级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 2.6万农民变股民》，再到2022年记者黄有安的《村民搬迁守护江豚》、记者罗少坤的《鸟雀“宜居”》……省市各类新闻奖项纷至沓来，见证着每一个记者的成长与他们的薪火相传。

为了这个约定，那两年，
她单枪匹马跑遍78个乡镇，在自我成长中记录时代变迁。

2020年，29岁的付玉又回到了记者岗位，她是入行10年的“90后”年轻记者，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从那年的10月开始，“一个星期至少到县里跑一趟，到现在为止，已经跑了78个乡镇，这还不包括城区三个区的乡镇，大概跑遍了全市70%的乡镇。”她说，因为要照顾孩子，她基本选择早出晚归，一次采不完便去第二次、第三次。
“跑乡镇”的种子播种于2014年——她入行后参加的第一个新春走基层。“那时候刚刚毕业，下基层时被安排到了区里，跟我同行的老记者告诉我‘县里线索多、新闻多’，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大家都抢着去县里。”于是第二年她早早地就跟领导请求“今年新春记者行一定要把我安排到县里”。
如愿以偿，她在安排表上看到自己排到了望



付玉在潜山市桂水镇参加新春记者行。

江县，但不巧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照理论说孕早期并不适宜奔波。“但我见单位女记者怀孕时都在外面跑，还有的同事临盆前还在写稿子，我哪有那么娇气。”就这样，她瞒着大家跟着队伍去了县里，两天跑了五六个乡镇后便进了医院，保了一个月的胎才稳定。
在医院期间，她完成了五篇基层稿件。“草草写完，想着以后一定要细细采访。”付玉回忆说。
后来她到了热线部，以县区乡镇问题投诉居多。这种稿件不需要县乡宣传部门参与，所以她基本都是单枪匹马直接找投诉人了解情况。“那时候还没驾照，就坐中巴转公交车，到村里蹭摩托车、借电瓶车。”
在这种单枪匹马中，她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从自行车都不会骑的人，变成自行车、电瓶车、三轮车都不在话下的小付记者；从驾照考试“S弯”都压不好人，变成了高速、山路都不在话下的小付记者；从开山路能把自己开吐的人，变成了要把安庆乡镇100%跑遍的小付记者；也从那个懵懵懂懂的大学生变成了省市各类新闻奖项拿不停的小付记者……
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她转出记者岗位，直到2020年10月份申请回到记者岗位。“跑乡镇的这些年，我感触最深的其实是乡村发展、交通、产业、精神文明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她刚刚获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安庆实践》一稿，瞄准的便是基层民主政治。

为了这个约定，这一年，
“图文声像”齐聚，于时代变幻中的传承不变。

2021年春天，市级媒体融合改革正呼啸而过，安庆日报社和安庆广播电视台合并，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已经成立，“报、台、网、端、屏”深度融合。
那个春天，摄影、文字、广播、摄像近60名记者一起涌向基层。张林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安庆电视台《安庆新闻联播》栏目记者，融合之后的三个春天他都不曾缺席。“像今年新春记者行，我到迎江区采访《‘两商衔接’巧解老旧小区‘老大难’》稿件，刚到现场，不少群众就围拥而来，向我们一一反映小区维修后的变化，真情流露令人感动。”他说，“我们实地采访居民、社区、政协联络组等各群体，真实记录社区几十年没解决的维修难问题，在社区、政协联络组的共同努力下解决了，不仅体现了媒体作为，更顺应了民意，弘扬了正能量。”
春作别，夏已至，无论季节如何轮换，时代如何变幻，去基层，这个约定都在延续，他们正向着下一个春天，继续出发！